

亂 莠 集

臧克家

現代散文新集

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亂 莠 集

臧 克 家

上海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

目次

文明的皮鞭·····	一
沒出息·····	一四
下鄉·····	三〇
悼·····	五一
病菌針·····	六七
花蟲子·····	七九
寂寞的伴侶·····	八八

猴子拴	一〇〇
老哥哥	一七
六機匠	二八
武訓	四四
野店	五八
舟子	六六
開花的古樹	七二
嫁女會	七六
年前年後的忌諱	八一
教書樂	八六

次 目

可喜的孩子們·····	一九〇
一個從濱江來的人·····	一九四
黃風·····	二〇二
四月會·····	二〇七
閔花·····	二一三
中秋憶關東·····	二一七

文明的皮鞭

拍，
拍，
拍！

一條皮鞭從一個美國水兵手裏抽在一個中國青年苦力的身上。映在金色的殘照裏，那起落太快的鞭子像一條黑蛇上下的擺動。

奇怪的是打人的那樣從容，像一個人在打一個鎖着鍊子的野獸，而被打的一聲也不響，也不躲閃，任那洋葡萄似的皮節鞭在他身上開花。

那苦力有時跳起身來去接近他的對手。（其實說對手是不對的）兩根胳膊也向前一勁的亂撥，好似一隻被打不過的野馬，昂起了頭，前蹄也同

時站起來本性的去爲它自己的生命而反抗。

拍，拍，拍！拍皮鞭又落了一陣暴雨。

吱，吱，吱。一羣日本水兵在旁邊忍不住的笑，這笑就同在動物園裏看人在打着一隻獸玩所引起的一樣。

那苦力忽然撇開了他的對手，向着相反的方向跑去，口裏高聲的罵着，手不住的反過來向背上摸。

「媽那皮，打死我也得向你要錢。」

那打人的水兵口裏吹着嘯，一種失了對手的空虛驅着他來回的散步。天色漸漸黯下來了，他的一身白軍裝還顯得很鮮亮。

當他的皮鞋在這水門汀棧橋上響得有點疲倦了的時間那個不服硬

的野獸又罵着直撞過來，那樣子有點像瘋狂。

拍拍，拍拍！又照樣重演了一幕。

這時節雖是殘夏了，然而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，遊人仍然很多，因為這新成的大規模的棧橋是最好不過的納涼的地方，清爽的海風不用提，就是漁船，海月和燈光萬點的泊在海面上的各國的軍艦也都是遊人趣味的所在。

第一次那水兵發神威的時候，已經把這羣人轟動了，一些小孩卑怯怯的牽着母親的衣襟逃走了。剩下的是一些堂堂男子！

大家心裏燃着火，火頭卻在口頭上冒。無數的人影在黑暗中動着。

「鞭子是打的中國人的臉！」一個年約五十歲的老人在地上打轉，用

高聲喊了這一句，這分明是給大家的心火上加油。

「這老先生的話真對，他媽的帝國主義武力壓迫中國！」一個穿着黃色制服的中學生很同情那首揭義旗的老先生，用了很熟習的一套話做了響應。

「對呀！欺服人到了家門口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人叢中第三者又插了這幾句。

「對呀，對呀，」一陣亂嚷，接着又是一陣人影的閃動。

羣衆雖然氣勢洶洶，而那邊的水兵不在乎似的咕咕咕咕的在交談着，時而有笑聲和着皮鞋的響聲傳過來。

那苦力像一隻瘋狗又從後面竄上來了，當他穿過人羣時，一萬隻眼睛

望着他，誰都想把他拉住，然而誰也沒曾動手。

又照例的挨了一頓，然而打他的卻是另一個，這卻使他最難堪，以前的銳氣似乎挫了不少，把頭向鐵欄干下面的小氣艇上望了望，很失望的轉回身來。

第二次的鞭聲給了這羣衆最後的勇氣，眼看大隊要向前移動。

「大家要想想，去有什麼用，理是沒法講，動武吧，只有我們吃虧，再不然他藉口鎮壓暴徒，把幾十生的大砲一開，這地方可担得起！這是有的事，我就親眼在××城見過。」

一個聰明的大學生看情勢不好，用巧舌翻出了這有力的話，大家沉默了一回，理屈傳偏了各人的心，如是都止住了向前的脚步，木偶似的呆立着。

「這是亡國奴說的話！」

這惟一的反動，是那中學生的話。

「不是這麼說，抗敵要先看看自己的力量。」他說到這裏，話頭忽然又一轉：

「譬如東三省熱河白白叫[]了去，當時爲什麼不抵抗？總而言之，是『國弱外人欺。』」

這一套答話，堵住了每一個人的口，好似大家這時才明白「中國真是不行！」

那挨打的中國人又回頭穿過羣衆。

「傻蛋！一次還不夠受。連送上三次去！」

大家閉在心裏的悶氣，隨着這一句話全傾洩出來，好似他無論如何不應該一連三次把大中華民國的臉送給人打！

青年苦力把眼遠遠的重新向氣艇上望了一回，用手摸着脊梁走着，最後在鐵欄干的旁邊坐下了，人羣潮水般的隨着淌過來。

「你是瘋了，和些野獸爭競什麼！」

「我不爭競，他今天晚上就開船，我家裏等着他的錢買米下鍋！」

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？」大家以前只見皮鞭無情的往中國人身上落，心下不是味，然而到底爲了什麼他們也不大清楚。

「爲什麼？我一連拉了他四十天的車，他一個子也不想給！」這苦力回答着心裏說不出的酸楚，而背上的鞭痕也痛得難忍！

「是有人心的誰肯驅個下苦力的！」他接着又說：

「從海邊到公園，從舞場到電影院，大熱天裏一天誰知道多少來回，他坐在車上倒自在，先生們您看這樣一件新白小褂，一夏全給汗搭爛了！」說着他把小褂掀給大家看。

「你爲何不和他上衙門？」這是最先發言的那位老先生責他失着。

「你說什麼衙門我沒去？先到了××路他們的衙門告了狀，」一位翻譯出來回答道：

「誰叫你拉他的？」

「你知道他的名字？」

「不要說知道名字，人我也認到他的骨頭！」說着從衣袋裏掏出一張

硬紙白卡片來，上面寫着些令人難懂的洋文字。

「這繁畫拉就是他的名！」

「中國衙門你也去過嗎？」

「他媽的，回答得更好！」

「怎麼好？」大家再追問。

「我到公安局派守所去，一個老總回答道：『誰叫你拉他這麼久不問他要錢！』」

大家聽了這話，剛才心頭的問題是解答了，然而另外有些古老問題的答案却全推翻了。

一時沉默籠住了這羣衆，遠處的皮鞋還在驕傲的挑釁，這時正在落潮，

潮水一聲一聲似在無力的嘆氣。

沉默的是嘴，各人的心裏都在想什麼。

挨打的苦力的腦子裏在對證一個「夢」。

夏天到了。然而夏天不是容易到的。他（應該說是他們）從初秋就盼望這時節，好似盼望一個奢夢的實現，日子却是過得要停住似的，他白天拉一輛車到清冷的街上走走，一個一個窮鬼似的中國人輕易不問他一聲。就是拉幾個坐，對於車價也是掂斤撥兩的小氣。冬天的買賣最壞，簡直拉不出車稅來，（說人會不信，一輪洋車一天要三毛五分錢的租稅，）然而他情願負債熬着，熬着等待黃金的夏天！一船一船的美國水兵，不知從什麼地方開了來，每一個兵只要看穿的就像一位財神。他們來到以後，這市上的一切都

隨着有了生氣，咖啡店，跳舞場，都熱鬧起來，街上紅唇塗得可怕的各樣女人也到處跨着財神走。總之，他們帶來了另一個世界！他在咖啡店或是舞場門口等候着，一羣東倒西斜爛醉的財神從裏邊出來，他用不容易學來的幾個外國字把一位財神拉到自己的車上，聽從迷糊的手所指示的方向，跑跑跑，那時不覺得天熱，更不覺得累，脚好似是在飛，最後在一家門口住下，一個洋女人出外接財神進去，滿不在乎的他從洋服袋裏掏一把鈔票給他，數目也不準，這全看各人的運氣，他接了錢，急忙的去查……

那苦力把甜蜜的回憶用力拉回來，慢慢的安上了相反的一套：家裏挨着餓的妻子，水兵的兇獍，老總的回答，他想着，再前後對證一下，簡直腦子轉不過彎來，同時背上的鞭痕比以前痛得更厲害。

羣衆是旁觀者，又多半是知識階級，他們想的是些更遠大的問題。「美國是中國的朋友，美國人是文明的。」這成見給一頓皮鞭打碎了。

「唉！他媽的，什麼也不用說了，怨咱倒霉！可是老美啊，或許有那一天，叫咱這洋車夫得了地，等着吧，還有這些灰兔子。」他說到這裏向四下望了一望。

砰砰。一陣皮鞋聲把一隊巡警帶到了這羣衆近前。

「幹嗎還不走開！」

一個老總似是威嚇的指着這苦力，另外的幾個在趕羣衆。

青年苦力站起來朝外走，沒好氣是在心裏，羣衆也開始向後退。

一羣日本兵唧咕唧咕的在講究什麼。